

CHOUXIANG STORY

NOT RESEARCH



Psychological *Shit*

PSYCHOLOGICAL SHIT ASSOCIATION

攻/受是一种体位？不，攻/受是一种处境：解构公嬷文化背后的压迫性框架与结构性困境

Top/Bottom as Position, Not Positioning: Deconstructing the Oppressive Framework and Structural Predicament of Gong-Shou Culture

Ouroboros¹

¹ N/A.

Correspondence: Pronoia,

Neflibata, 摸鱼. Email: N/A.

摘要

“你是公公还是嬷嬷？”

这个问题在同人圈已从简单偏好演变为需要站队、自证、互相攻击的身份战争。公公占据舆论高地却长期失语，嬷嬷虽数量碾压、文化主导，却持续被污名化为猎奇。

本文揭示：这些异化并非偶然，而是传统性别叙事在亚文化中占据主导的必然结果。公公推崇纯粹的男性权力到可以接受阳痿攻，嬷嬷将被插入视为奖赏到催生 mob 文。双方都未能逃离传统性

别叙事。

公公模仿父权制度，却为了维护一个没有实际权力的脆弱象征，被消耗在无限的党同伐异中。嬷嬷自称女权、反凝视，却仍将被插入视作叙事的核心元素；嘲讽公公是攻梦女，预设女性只能代入被插入方；用“你骂我我就嬷你家攻”来反击，恰恰说明嬷是一种贬低。双方都在无尽的自我防御和互相攻击中被消耗。

借鉴弗莱雷和康奈尔的理论：在主流文化中缺乏非二元的性叙事工具，亚文化群体只能挪用传统性别政治这一压迫性框架。结果是女性被引导互相攻击，双方陷入防御性的身份焦虑，争论焦点从“你喜欢什么”转变为“你认同什么身份”。当越来越荒诞的标准出现，“攻嬷”的诞生标志着定义的彻底瓦解。结合巴特勒的理论：公嬷已从对偏好的描述转变为需要不断做出来的身份，而这种表演是为了掩盖本质并不存在的虚空。攻受不再是一种体位，而是一种处境——一个需要不断自证、永远焦虑、永无宁日的处境。

关键词

公嬷、表演性、传统性别叙事、霸权男性气质、身份政治、压迫性框架、同人文化、性别研究、互联网文化、性心理学

1 |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在当代中文同人文化中，公嬷之争已成为一个持续多年、影响广泛的文化现象。公公和嬷嬷这两个群体在各大同人圈中长期对峙，围绕着角色塑造、创作偏好、审美标准展开激烈争论，甚至演变为需要站队、自证、互相攻击的身份战争。

公嬷的原始定义脱胎于同人文化对性关系位置的分类：公即攻腐唯，让喜欢的角色在性关系中只做插入方；嬷即受腐唯，让喜欢的角色在性关系中只做被插入方。这本是一种纯粹基于性关系的、中性客观的划分标准，不涉及权力结构、道德伦理、性别气质或自我投射。

然而，这个中性分类在传播中发生严重异化。公嬷定义被泛化为性别气质、自我投射、权力结构等与性关系位置无关的概念。与此同时，公嬷群体呈现吊诡权力格局：公公在同人圈长期失语却被视为时髦，嬷嬷占据文化生产主导却持续被污名化为猎奇。

1.2 研究意义

本文旨在揭示：当亚文化群体只能挪用传统性别政治这一压迫性框架建立身份认同时，女性如何被引导互相攻击而非挑战真正的压迫源。通过整合保罗·弗莱雷关于被压迫者使用压迫者语言的洞察、R. W. 康奈尔的霸权男性气概理论、以及朱迪斯·巴特勒关于性别表演性的理论，揭示公嬷从中性分类演变为身份战争的深层机制。

1.3 研究内容与范围

本文研究公公与嬷嬷的对峙，不强调二者共同点，非男性同性恋语境或不满足极端唯粉标准的公公嬷嬷也被纳入讨论。互攻党、杂食、轻消费者归为其他泛消费者。主要讨论同人文化，但因公嬷衍生自耽美文化，也引用原创耽美圈概念。

内容包括：公嬷定义泛化过程与权力分配现状；公嬷文化中的传统性别叙事与防御机制；性别叙事引发的对立、异化与身份政治演化；身份政治白热化导致的分裂与符号化。

1.4 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对同人文化长期参与观察，采用文化批评方法，通过解构概念、分析话语、揭示权力结构理解公嬷之争的深层逻辑。文中现象均为同人圈可见的文化实践，不涉及量化数据，不追求统计学证明，而是提供理解框架。理论工具借鉴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康奈尔的霸权男性气概理论和巴特勒的性的表演性理论。

2 | 发展中的概念泛化与群体权力格局

2.1 脱离性关系本质的泛化概念

公嬷的定义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泛化和扭曲。最泛滥的误解是将公嬷与性别气质混淆，如将泥塑等同于嬷、认为写女装攻的作者一定不是公公等。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泥塑等于逆苏，即反性别塑造，根本不是将男性角色女性化（泥塑女性角色反而是男性化塑造女性角色）。公嬷定义本身与角色性别和性别气质无关，只关乎性关系中的位置。

还有人认为公嬷等于梦女梦男，这同样是错误的。粉丝不一定要自我投射。更有甚者将嬷的本质定义为让强大者失权，嬷从不要求被嬷的角色本身强大，任何角色都可以成为被嬷的对象。嬷也不一定导致失权，女王受的人设经久不衰，很多弱势群体也是嬷嬷喜欢的属性。

上述误解均可以轻易被实例化解——

JOJO 系列的大多数男性角色够阳刚吧？他们的嬷嬷多不多？

张起灵是不是通常扮演攻的角色？他难道没有直接被自己最热门的相方在原文中幻想女装的样子？

观音坂独步常常以社畜牛马的形象出现，他符合对强权的幻想吗？这影响他的嬷嬷数量在整部作品中都名列前茅吗？

太宰治不是被称为传奇耐扇王吗？难道中原中也的嬷嬷让自推失权了吗？

公公经常被说是攻梦女，怎么没那么多人说嬷嬷是受梦男？

这些例子充分说明：强大与否、失权与否、性别气质如何，从来不是公嬷的判断标准。但这些错误定义却得到了广泛传播和认可。为什么原本脱胎于性关系的定义被赋予了原本不属于它们的意味？为什么被混淆的定义反而得到了广泛传播和认可？

2.2 公嬷群体的权力分配现状

几乎所有圈子都被认为是嬷嬷控场，再不济也是其他属性为主，公公几乎永远是最少数的。这点在角色人气中也能反映：大部分 CP 的受众群体中受的人气都高于攻。哪怕是同时拥有高人气和高热左位 CP 的角色，譬如五条悟、太宰治、萨菲罗斯，其主要死忠粉丝构成也并非公公。公公群体在大部分同人圈中长期失语，在同人圈的日常讨论中存在感低。但与此同时，公公这个身份标签却带有某种舆论优越感和审美优越感，时常被视作时髦的象征。

与此相反，嬷嬷长期占据人数和同人文化的主导地位，然而还常被舆论污名化，被视为猎奇。在大多数同人圈中，嬷嬷是绝对的多数派。无论是同人文产出、同人图产出，还是日常讨论的活跃度，嬷嬷都占据压倒性优势。他们是同人文化生产的主力军，是让一个 CP、一个角色火起来的关键力量。但这种数量和文化上的主导地位，并没有转化为舆论上的正当性。

如果公嬷只是体位划分的问题，为何会演变成这种吊诡的权力格局？

无论是错误概念的广泛传播、还是公嬷群体的不对称发展，都不是偶然形成，而是传统性别叙事在亚文化中占据主导的必然结果。传统性别叙事提供了一套现成的、大众熟悉的理解框架。比起谁插谁这个直白但陌生的标准，人们更习惯用强弱、男性化女性化、主动被动这些传统性别叙事中的二元对立来理解事物。而在男女比例差异极大的同人团体中，“受”的叙事，也更容易引起被这个框架规训的女性共鸣。

3 | 公嬷文化中的传统性别叙事

在看似反叛的同人亚文化中，传统性别叙事其实仍然占据主导。需要说明的是：本部分讨论的是公公、嬷嬷、泛同人文化消费者对公嬷的认知，仅讨论现象结果，但不代表每个个体的动机都是如此。

3.1 公嬷的底层逻辑解构

要理解公嬷文化为何走向对立，需要先分析双方话语体系的底层逻辑。

观察公公群体的话语实践，可以发现一个反复出现的模式：攻方的价值通过强调其在关系中的主导地位、权力、以及男性气质来体现。许多公公喜欢受倒贴攻的情节，揭示关键不是谁更主动追求，而是谁在关系中占据主导位置。攻方必须是强大的、被仰望的、最终掌控局面的那一方。这种话语背后隐含着一个价值等级，即主导的、具有权力的位置更高级，被主导的、仰望的位置更低级。

阳痿攻的流行最能说明这个逻辑。许多公公热衷于写攻方性无能的故事，这说明公公重视的不是插入这个行为，而是拥有阳具所象征的权力和主导地位。阳具在这里不是功能性器官，而是权力符号。在这类故事中，攻方往往仍保持着被受方仰望、被渴望、在关系中占据心理优势的位置。转向嬷嬷群体，我们看到相反但同样基于传统性别叙事的逻辑。在嬷嬷的话语实践中，被插入不是简单的性行为，而是受方获得满足、完整、奖赏的方式。阳具被抽象化为对受方的奖励，关键不在于谁在颁奖，而在于谁获得了这份奖励。

Mob 文是最好的例子：插入者往往是无面孔的、可互换的，甚至以量取胜的——受方获得了多少阳具。阳具被完全物化为可量化的资源。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几乎没有嬷嬷会纯粹描写自推自慰，至少也要设置某些具备插入能力的人的在场和凝视。为什么自慰不够？因为缺少了阳具这个核心元素。

这个逻辑看似与公公相反，但双方都建立在同一个核心等式上：阳具等于价值，主导等于高级。公公说拥有阳具就拥有权力所以高级，嬷嬷说被阳具插入就获得奖赏所以满足。表

面上嬷嬷在为被插入正名，但他们没有挑战阳具作为价值中心的地位，也没有挑战主导者更高级这个等级，只是改变了获取价值的方式——从拥有变成了被给予。

这正是传统性别政治在女性视角下的体现。在传统框架中，女性被定义为接受者、被给予者，而这种被给予被包装为一种特权或奖赏。嬷嬷的逻辑复制了这个结构：将被插入从贬低重新包装为奖赏，但阳具作为价值核心、被主导者作为被动接受者的底层框架没有改变。

总结来看，公公采用了传统性别叙事中的男性视角——追求权力符号的占有和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嬷嬷采用了女性视角——将被给予重新定义为获得，但仍以阳具为价值中心。双方都没有跳出传统性别政治的框架，只是站在了框架内的不同位置。

3.2 群体自我防御机制的话语分析

当公嬷群体采用了传统性别叙事的底层逻辑后，他们的自我防御机制也相应地体现出这种逻辑。公公追求的权力是符号意义上的。以女性为主的公公群体通过认同攻来想象性地占有权力，但正因为这种权力是符号性的，它特别脆弱。社会学家康奈尔提出的霸权男性气概理论揭示了这种脆弱性的根源：位于权力顶端的男性气概并非自然状态，而是需要不断被证明、且极度排他的建构。它的确立必须通过不断剥离和排斥任何非男性的特质来维持。

公公对攻这个符号的纯洁性的维护，正是这种霸权男性气概逻辑的复现。这种纯洁性不是通过攻本身的特质来确立的，而是通过不断排除一切不够男性的可能性来维持的。因此，公公群体内部的党同伐异成为必然。

公公的防御策略是主动攻击而非被动辩护。根据康奈尔的理论，霸权男性气概必须通过贬低和排斥女性化来确立自己的地位。公公对嬷嬷的攻击，不仅是防御，更是通过确认他们是低级的女性化的来反向证明我们是高级的男性化的。这正是霸权男性气概逻辑的代价，公公通过模仿霸权男性气概获得了舆论优势，但付出的代价是在实践中的边缘化和孤立。

嬷嬷的防御机制更值得剖析。嬷嬷时常自我标榜女权、反凝视，将对男性的女性化和客体化塑造视为对父权的反叛。但这在阳具崇拜的底色下站不住脚。这个辩护忽略了核心问题：客体化的对象变了，但被插入等于被给予等于获得价值这个底层逻辑没有变。表面上翻转了价值评判，但插入等于权力、阳具等于价值这个核心等式没有被挑战。嬷嬷没有挑战传统性别叙事的框架，只是在框架内改变了价值判断的方向。

嬷嬷时常嘲讽公公为攻梦女，本质上认为女性只可能代入被插入方。这个反击本身就是厌女的，它预设女性在性关系中永远只能代入被插入方、永远无法真诚描写自己喜爱的角色插入他者。这完全否认了女性的多元视角。

嬷嬷的常见反击话术“你骂我我就嬷你家攻”充分说明他们将嬷视为报复手段，是对角色的贬低。如果嬷嬷真的认为被插入是美好的，那嬷你家攻怎么会是一种报复？相反，公公几

乎不会用那我就公你家受来反击。这种不对称再次印证嬷嬷底色仍旧是传统的——将他们喜欢的角色转为插入者并不能起到攻击作用。

3.3 传统性别叙事在公嬷文化传播中的影响

将公嬷等于性别气质塑造的误解被广泛传播。公嬷文化借用了传统性别叙事的框架，大众用熟悉的传统性别叙事来理解公嬷，误解被广泛传播，这个错误认知反过来影响公嬷文化的实践。最终，原本的定义被彻底掩盖，错误的定义反而成为了主流认知。

其他对公公嬷嬷的常见误解也脱不开这点，无非就是从自我投射或权力结构的角度理解传统性别叙事，通过夸大和偷换概念引发群体共鸣，更容易被接受。嬷等于让强大者失权这个定义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它用了一个大家熟悉的框架：强大的男性不该处于被动、被插入的位置。女”的指控同样源自于此，认为同人群体对自推——尤其是女性对男性角色——的喜爱，“梦一定是性缘的、自我代入的，而不考虑人类复杂的感情机制。虽然这些定义完全背离了公嬷的原始含义，但它们通过调用传统性别叙事，反而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同。

在传播过程中，公公和嬷嬷也分别占据了不同的优势。公公的舆论优势与男性叙事的主导地位密不可分。公嬷的主要凝视对象都是男性，而公公对角色的塑造属于顺性别塑造，强调其男性气质，往往不会引起公众反感。相反，嬷嬷对男性赋予“大鲍”、“孕肚”等描述时常让路人感到难以接受。公公通过追求父权的纯洁性，在符号层面契合了主流价值观。因此主流舆论仍会偏向公公。

嬷嬷的数量优势则说明另一个问题。同人群体中女性远多于男性，而嬷嬷远多于公公，显著说明受到社会规训的女性会更倾向于选择性别叙事中的女性视角。大多数女性从小就被社会化为认同女性位置——被动的、被给予的、被插入的。即使在亚文化中，这种社会化仍在起作用。

这就形成了吊诡的格局：传统性别叙事让嬷嬷成为多数，同时让嬷嬷被污名化。公公虽是少数，但依赖对男性气质的模仿占据舆论高地。

4 | 文化深描：东亚语境下“合法延缓”的困境

继解释了公嬷各自的权力优势后，本部分将讨论二者截然不同的困境，引出传统性别叙事框架下的同人文化为何必然走向分裂与身份政治。

4.1 性别叙事下的双向压迫困境

公公虽占据舆论高地但疲于党同伐异，人数越来越少，充分说明模仿男性夺权并不能给女性带来优待，反而在无限内斗中被消耗。为了维持真公公的纯洁性，他们必须不断开除不

够纯粹的成员，导致群体越来越小、越来越失语。这种党同伐异本身令人疲惫——时刻警惕、时刻审查、时刻证明我是真公公。

嬷嬷虽数量庞大占据主导，但将男性塑造为女性的主流文化导致嬷嬷需要持续承担路人的异样眼光——被质疑眼瞎、有性别认知障碍，甚至被女权主义批斗。他们人多势众，是同人文化生产的主力，但仍无法摆脱舆论污名。亚文化圈层中的数量优势无法转化为舆论正当性。公公和嬷嬷都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都需要努力维护自己的身份正当性。这不是个体的失败，而是压迫性框架下必然的结果。

4.2 结构性压迫与权力斗争

采纳压迫性框架的文化必然催生压迫。当公嬷文化调用传统性别政治这个框架时，压迫成为必然。

在主流文化中，缺乏成熟的、非二元的、纯粹女性视角的性叙事工具，导致亚文化群体只能就地取材，挪用传统性别叙事和男权逻辑。这是公嬷之争的根本原因。

保罗·弗莱雷在《被压迫者教育学》中指出：被压迫者内化了压迫者的价值观，当他们试图反抗时，却只能使用压迫者的语言和逻辑。结果是他们不是挑战压迫结构本身，而是在结构内争夺相对优势，甚至转而压迫其他被压迫者。女性在亚文化中寻求身份认同，却只能用传统性别政治的工具，结果是女性没有联合起来挑战父权制，而是用父权制的逻辑互相攻击。

传统性别叙事的三个特征：采取二元切割鼓励对立、不允许灰色地带或流动性、要求弱肉强食阶级分明。这决定了当公嬷文化采用传统性别叙事时，对立和压迫成为必然。

相应地，我们在同人文化中观察到：反传统性别塑造的公公嬷嬷声音很微弱。嬷嬷中存在整肃嬷，公公中也存在泥塑公，但这种反主流塑造太过小众，在舆论中被边缘化，偶尔还会被内部讨伐。他们挑战的不仅是主流塑造，更是传统性别叙事这个框架本身，而这个框架是公嬷文化的中流砥柱。

杂食、互攻的声音更微弱。他们挑战了传统性别叙事的核心：二元切割、固定等级。在传统性别政治中，男性和女性的位置是固定的、不可互换的。公嬷文化虽围绕两个男性角色，但仍采用了这种固定位置的逻辑。

另外，亚文化的天然脆弱导致群体安全感缺失，需要通过建立内部身份认同来对抗外部压力。公嬷从方便交流的标签变成了身份认同的核心，不再是描述偏好，而是关于你是谁、你站哪边的问题。

在结构性压迫下，压力的出口转为公公嬷嬷的互相攻击和公嬷群体内的斗争。二元切割建立对立、对纯洁性的推崇逼迫站队和同质化、弱肉强食的文化鼓励互相攻击。传统性别叙事的特征在公嬷内斗中完美复现。

4.3 权力斗争向身份政治的演化

同人文化的内斗加剧了公嬷的分化。同一个角色的公公嬷嬷往往角色理解天差地别，在作品中被塑造成完全不同的人。越是不同，越担心自身被污染，形成恶性循环。

在斗争白热化的情况下，公嬷辩论的入场券不再是你支持这个角色插入或被插入，而是你认同自己是公公还是嬷嬷，身份认同超越了实际表达。这是公嬷之争从偏好分类演变为身份政治的关键转折。公嬷已从做什么变成了是什么。

同好群对公公嬷嬷的严格政审论心又论迹。将受塑造得富有男性魅力可能导致创作者被贴上公公标签；描绘双性攻的作者可能被扣上嬷嬷帽子。与此同时，一个只会发表刻板印象言论、从不产出的人，反而可能被群体接纳，因为他表达了正确的身份立场。在身份政治主导的环境中，实际做了什么已不足以证明身份。

虽然嬷嬷党同伐异现象远不如公公严重，但在身份政治激化的情况下，也会有人声称大部分 CP 都是嬷嬷控场是谎言，那些只是“偏袒受的 CP 粉”，真正的嬷嬷很少。这种言论本质上是依赖审查动机在玩弄身份政治和进行切割，嬷嬷从诞生之初就没有对插入人是谁和数量做规定。

这种审查动机的做法，是身份政治的典型特征：不看你做什么，而看你的动机是什么、你认同什么身份。通过这种切割，真公嬷的标准越来越高，真公嬷的数量越来越少，身份的纯洁性越来越重要。

5 | 身份政治的白热化：必然分裂与更激进的符号化

在公嬷文化越来越强调身份认同的现在，圈子的分裂是必然的，公和嬷也终于完全脱离原本的定义，成为纯粹的身份符号。

5.1 分裂现状与更激进的身份政治

当亚文化趋于主流，当圈子越来越大越来越乱，公公嬷嬷可能追求特别来反向获得身份认同感。如泥塑公、整肃嬷在被圈子主流开除的同时，也通过主动分割自己来建立话语权，标榜自己拥有高于主流的审美取向。

但讽刺的是：他们仍在用传统性别叙事的框架。泥塑和整肃仍在讨论男性化女性化，只是在同一框架内选择了不同位置。他们被主流公嬷开除，同时也主动开除主流公嬷。这种互相孤立导致圈子进一步分裂。

越来越多的标签诞生，如攻控、攻苏、受控、受苏、锁花公、锁瓜嬷等，分类越来越细、越来越排他。人物性别气质、权力模式、相方数量、叙事视角、感情流动，都可以被量化为

划分阵营的指标。每一个新标签的诞生，都意味着一次新的切割和分裂。

5.2 公嬷身份的去性化和符号化

在客观标准的持续内卷中，越来越荒诞琐碎的划分和讨伐标准出现。譬如单是对攻的定义，就衍生出无数讨论：这个角色有没有女性器官，用了吗，怎么用的……有人说攻可以有女性器官但不能用，有人说可以用但只能被摩擦不能被插入，有人说可以被插入但不能被内射，有人说可以被内射但不能怀孕。每一条线都有人坚守，每一条线都有人反对。这些争论的焦点早已偏离性关系位置。

当标准细化到无法量化、无法客观判断的程度时，标准就失效了，公和嬷的界定滑向虚无和唯心主义。谁是真公公？谁是真嬷嬷？判断标准从客观的性关系位置，变成了主观的身份认同和动机审查。

“攻嬷”的诞生彻底解构了公和嬷原本的定义。攻嬷的定义是插入一个被视作攻方的角色，完全违背了攻的基本概念。按照性关系位置，让通常做插入方的角色被插入，应该就是嬷嬷。但攻嬷说：我们是嬷，但我们嬷的是攻。只要认定一个角色是攻，ta 就永远带有攻的身份标签。攻嬷的诞生充分说明攻和受已不再是体位划分，而是一种身份、一种处境。

当攻可以被插入，性关系位置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角色是否被认定为攻身份。攻受从体位变成了处境——一种在同人文化中被分配的身份位置。

这印证了朱迪斯·巴特勒关于性别的表演性的讨论：性别不是一个人是什么，而是通过不断重复的实践和表演做出来的。同样，公和嬷也不再是对偏好的描述，而是需要通过不断的表演、证明、站队来做出来的身份。

更重要的是，这种表演是为了掩盖本质并不存在的虚空。因为身份的内核是虚构的、摇摇欲坠的，所以公公嬷嬷才必须依赖对外的攻击和对内的纯洁性审查来反向确认自己的存在。

巴特勒揭示：性别表演不是在表现一个已经存在的本质，而是在创造一个本质的幻觉。真正的女性本质并不存在，女性是通过表演建构出来的。但人们必须假装这个本质存在，必须通过不断的表演来维持这个幻觉。一旦停止表演，幻觉就会破灭。

公嬷也是如此。在如今的讨论下，初创定义下的公和嬷早已与如今的公嬷文化大相径庭。所谓真公公、真嬷嬷是通过话语实践、身份表演建构出来的。但因为本质早就在争斗中消散，这种确认永远无法完成。审查永远不够严格，攻击永远不够彻底，表演永远不够纯粹。公公嬷嬷陷入了无止境的焦虑：我够格吗？我纯粹吗？这种焦虑驱动着越来越激烈的内斗、越来越细化的标准、越来越荒诞的审查。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持一个不存在的本质的幻觉。

6 | 结语

公嬷之争经历了从中性分类到文化战争、再到身份符号的三重异化。当攻可以被插入、当客观定义失效滑向唯心主义时，我们见证的是一场被误导的战争的终点。

这场异化的根源在于：亚文化群体在建立身份认同时只能就地取材，挪用传统性别政治这一压迫性框架。保罗·弗莱雷的洞察得到验证：被压迫者内化了压迫者的语言后，不会去挑战压迫结构，而是在结构内互相攻击。女性用传统性别政治的工具互相讨伐，而父权制在旁边看戏。

公公占据舆论高地却越来越失语，问遍所有 CP 圈子几乎找不到一个公公强势的。嬷嬷虽占据数量优势和文化主导，却持续被污名化，被路人质疑，被女权主义批斗。整肃嬷和泥塑公被边缘化，杂食和互攻几乎没有声音。双方都在为我够格吗而焦虑。反叛成本无限增高，内部分裂不断加剧，旧框架不仅没有被挑战，反而通过排除异己变得更加纯粹、更加僵化。

朱迪斯·巴特勒揭示：表演性是为了掩盖本质并不存在的虚空。所谓真公公、真嬷嬷本质是虚构的、摇摇欲坠的，所以才必须依赖对外攻击和对内审查来反向确认自己的存在。当我们越焦虑地追问什么才是真正的公嬷，我们就越深地陷入虚空——因为答案本质上不存在。

写在最后

而最讽刺的是：没有人真的赢了这场战争。

这场战争消耗的不仅是时间和精力，更是我们本可以在这个空间里享受的自由和快乐。我们本来只是想看自己喜欢的配对，想和有共同兴趣的人聊天。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自己变成了证明自己够格，找同好变成了站队打仗。

本文希望提供的是一个重新理解的框架：让我们停止问公公和嬷嬷谁更对，开始问为什么一个关于体位偏好的分类会演变成文化战争。让我们停止用传统性别政治的标准评判彼此，开始质疑这些标准本身。让我们意识到：只要我们还在用压迫者的语言争论，我们就永远是在为谁更纯粹而内斗，而真正的压迫结构却在旁观并从中获益。

同人文化本可以是一个更自由的空间。但当标签从我喜欢什么变成我必须证明我是谁，从偏好表达变成文化战争时，它就已经从工具变成了枷锁。

用压迫者的语言，无法建立解放的身份。如果我们想要一个真正能自由享受内容、不必时刻证明自己够格的空间，我们需要的不是在旧框架内争夺相对优势，而是勇气去质疑框架本身——即使这意味着放弃我们已经习惯的、用来站队的那些标签和等级，即使这意味着承认真正的公嬷这个本质从来不存在。

本文不是为了站队，而是为了揭示：这场让我们站队的战争本身，就是问题所在。

攻受曾经是一种体位，攻受现在是一种处境——一个需要不断自证、永远焦虑、永无宁日的处境。也许是时候问问自己：我们真正想要的，是这个处境，还是自由？